

圓滿最後心願 化解兩代恨

文／何栩蕓 大林慈濟醫院社工師 圖／何栩蕓提供

火伯因為騎車發生車禍被送來醫院治療，團隊在治療過程中聯繫不上家屬，於是照會社工協助尋找家屬。這是我與火伯認識的初始。

我到病房，先向火伯自我介紹，並告知我來探視的原因。火伯不發一語，只用眼神冷冷的回應，我猜意思是說「我可以自己處理，不需要家屬過來」。

我擔心第一場會談才談到家庭關係就畫下句點，於是先將話題轉向關心火伯車禍發生的經過，並關心他現在疼痛的狀況，火伯才放下心防，娓娓道來。後來因為火伯虛弱無力無法再繼續會談，我承諾會再來看他。

隔天，入病房之前，我先深呼吸了幾次，緊張又擔心的眼神似乎被醫護人員看穿，主要照顧火伯的護理師對我說：「火伯在昨天治療的過程都很配合。」這句話讓我安心了許多。

我再次來到火伯的病床邊，問起：「火伯你住院這兩天有沒有親友來看你？」火



當醫院急診接收到突發意外事故的急重症病人時，可能會找不到家屬，無法開始治療過程，這時就會照會社工師，由社工師想辦法找到家屬前來醫院。

伯的臉上多了些惆悵，雙眉緊皺，頓了一下，說：「我和太太離婚很多年，小孩已經都成年，很少連絡。他們工作都忙，沒有時間過來，也不願意過來……」接著說：「平時和兄嫂同住，他們算照顧我，但我不想麻煩他們。」從火伯口中得知家庭似乎有一段難以言喻的過往，讓我隱約感受到火伯話語背後的無奈，其實他很希望家人可以來看看他。

過年後的春分，雖有太陽微煦映照入加護病房的一角，但難掩冰冷的病房溫度，喀拉喀拉的生命監測儀器聲，讓住在加護病房的人更顯得孤獨。

應著團隊著急地需要親屬簽署相關文件，會談後我急忙與他的兄嫂聯繫，兄嫂來到醫院協助完成簽署，火伯在團隊細心照護下轉到普通病房，過幾天後平安出院。

隔了幾個月的夏至，火伯因腹瀉入院，我再次被團隊照會協助找家屬來醫院照顧及簽署文件。我到病房探視火伯，想看看他這幾個月過得好不好。但這次入院的火伯，意識混亂，並於加護病房內躁動，夜間不時向團隊要求自動出院，只好再次聯繫家屬。

這次的聯繫並不如我想像中順利，兄嫂已對於處理火伯的事感到壓力，這樣的照顧責任對他們已成為負擔，也消磨了火伯與兄長的手足之情，委婉地拒絕我，但提供了火伯孩子們的聯繫方式。

輾轉多次下終於聯繫上兒子，兒子一聽

到我是醫院的社工，要與他討論父親的狀況時，便急忙想掛電話，我在電話這一頭向兒子表示：「爸爸這次狀況並不樂觀，醫師希望你們來醫院一趟。」兒子開始抱怨起火伯早年酗酒、不顧幼小子女，太太因受不了便帶著三個兒子離家，以致成長過程中缺乏關愛與照顧……最後對我說，絕不會來醫院處理火伯的事，更不可能負責火伯的住院費用，說完便掛上了電話。

被掛電話的我，心中交雜著整個家庭糾結的情感。我知道在故事背後總有個原因，但眼看火伯此次入院的狀況已因肝臟功能不佳而日漸虛弱，不忍心火伯在他生命的最後，無法實現心中殷殷期盼見到孩子及太太的願望。

我開始與團隊討論如何讓孩子願意參與火伯的治療，在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同意下，先由醫師以電話方式告知病情解釋，並同意先以傳真方式予簽署「預立安寧緩和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，在火伯意識昏迷的這幾天，孩子傳回了同意書，同意放棄所有急救及撤除維生醫療。

後來的幾次電話往返，兒子的怒氣似乎被團隊的關心與溫暖打動，逐漸暖化了對父親冰冷的心，並在最後一次的聯繫中同意前來醫院探視父親。

隔了數日，火伯的狀況已經愈來愈差了，兒子們和太太及火伯其他的手足終於來到醫院，聽取醫師的病情解釋，醫師表示：「病人肝臟損傷嚴重、呼吸衰竭、腎臟衰竭、凝血功能差，日後如果生命徵

象變差，就不要壓胸及電擊，讓病人好好離開。」我隨後引導家屬至病床邊向火伯說：「火伯，你兒子們及太太來看你了喔，我想你應該很想念他們對吧？當時沒有好好盡到父親的責任，讓你愧疚很久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期盼這一天，其實你很愛他們……」此時，兒子叫了一聲：「爸，我們來看你了。」本來的怨與恨，在這一聲叫喚中，化解了。家屬原諒了火伯，釋放出壓抑不住的悲傷。我知道，那充滿溫度握著火伯的雙手，在火伯生命的盡頭，告別之前，已感受到愛，也撫平了多年的恨。

火伯最後選擇了在兒子們、太太及手足全部來醫院探視後的寧靜早晨，安然離世了。生命監測儀器再也沒有發出聲響，畫上了休止符。

從火伯的故事中，我們看到許多熟悉家庭的縮影，因早年的不負責任或放蕩不羈，造成家庭的破碎，終至年老，生病衰弱之時，醫療及社政的介入，才聯繫上多年未見子女及親友。有「臺灣安寧之母」之稱的趙可式教授，曾提及善終就是身心靈平安，在類似這樣案例的家庭中，如果有道謝、道歉、道愛、道別這「四道人生」的機會，病人才會圓滿善終。

在生命的起承轉合中，感恩火伯讓我經歷了一場圓滿的「合」。



何翎蕓感謝病人讓她參與最後一段人生，協助圓滿道謝、道歉、道愛、道別的四道人生。